

了粉，我忽生一念，再回炉打一遍，行不行呢？字迹能不能重合呢？我心中很强烈的一念，一定能，师父会加持的。我又回了一遍，结果毋庸置疑，完全重合，就像描一遍，效果很好。

有一次打印师父的法像，由于失误，又出现了颜色很淡白，不能用。我的头“嗡”的一下，怎么这么大意，怎么办，这么神圣的法像，我跪于师父像前说：

“请师尊原谅，由于弟子的粗心，没做好，请师尊加持再回一遍一定印好。”我盘腿发了十五分钟正念。心态平稳，小心的将那张印的淡的相片放入 4300 打印机，点击打印，随着打印机有节奏的声音，结果同样毋庸置疑，完全重合，效果甚至比以前都好。

通过这两件事，我想到，做大法事证实法的事，念不纯正，心性有漏怎能做好呢？没有师父的加持怎么能做好呢？当然，这两次失误也都是由于自己法学的少，心性不足引起的，但是亡羊终能补牢也未晚，下不为例吧！

正見周刊

二零一零年
七月二十七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洪法与救度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相，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弟子交流	2
〔法会交流〕	2
窒息邪恶也是救人.....	2
把神韵带到土耳其.....	8
修好自己以报师恩.....	15
“诉江案”在正法中起到救度众生的更大作用.....	21
〔修炼体悟〕	27
如何对待夫妻感情问题	27
否认旧势力，去除情的执著	29
对发正念的浅悟.....	29
时时处处修自己才能真正的提高	30
这个号千万不能销.....	33
制作真相光盘的一点感悟	35
〔修炼故事〕	38
久别的电话声再次响起	38
资料点故事一则：完全重合的资料和法像.....	39

弟子交流

【法会交流】

窒息邪恶也是救人

新泽西大法弟子

今年7月1日到3日，国际教派研究会（International Cultic Study Association, ICSA）在新泽西北部福特里（Fort Lee）的一家旅馆召开会议，其中三位来自中国大陆的代表，安排在1日晚上报告他们的所谓研究结果。纽约和新泽西的学员配合，在会场内外讲真相、揭露邪恶和窒息邪恶，同时在整体配合上得到了提高。

一次整体的行动

这次会议，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是6月30日晚上了，看到名单的时候立刻想到，这是邪恶到海外来毒害众生，维持国内迫害的罪行。在反迫害11年后的今天，既然让我们知道了，就要把它当作一次窒息邪恶、救度众生的机会，也是会议所在地大法弟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的困难是，纽约和新泽西平时协调这类活动的学员刚出发去参加加拿大的国庆游行（天国乐团），

当时得到的消息是中共代表第二天早上7点半就开始发言了，做还是不做？怎么做？

几个同修一商量，一定要做。当时分别通知了新泽西、纽约佛学会在家的成员、学员和一部分媒体同修，当晚开了一个会，把情况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大家在法上进行了交流。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在这个空间的体现，就是对正信的迫害，集中表现在洗脑上。事实上，十一年来的迫害的核心就是就是要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这次来的三个中共代表，就是长期以来研究、设计和指挥全国和地区洗脑的所谓“专家”。一个是从迫害开始以来就和610合作从事洗脑研究，曾经亲自到北京团河劳教所、女子劳教所参与洗脑，多次受到各级610奖励的；一个是一方面在全国各地部署指挥协调洗脑、一方面到国外宣传中共的迫害并为之辩解的，2001年3、4月份带着所谓百万签名到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放毒的就是她，此后又连续3年到日内瓦，毒害全世界众生；还有一个是所谓的教授，本人就是某省610的特聘专家，也是从事洗脑研究的。在迫害中，基层

想要休息休息。这时，电话又响了起来。去接，又是没声音。无奈，又往床上躺下，又是一阵电话声，而且这次电话声特别响，让我感到惊奇，因为电话从未有过那么大的声音。我赶紧抓起电话，还是没有声音。怎么回事？忽然，我一下明白了，那是师父在提醒我要珍惜时间，要精進啊，人生几十年眨眼之间即过，还不抓紧。当时心里真是感动，师父真好啊！时时刻刻都在呵护着弟子。

那以后，我决定每天早起坚持参加炼功点的晨炼。那段时间每到晨炼时间，就会自动醒来。我知道那是师父在管我，心里的感觉别提有多好了。一段时间过后，有几次因为睡的晚，晨炼的时间过了也没能起床，醒来后心中有点不是滋味。一天早晨，忽然一阵电子闹钟的声音把我闹醒，睁眼一看离晨炼的时间还差几分钟。奇怪？我并没有定时间让电子闹钟闹呀，电子闹钟怎么会自动闹呢？噢，我一下明白了，是师父的法身看我要迟到了，就用神通让闹钟叫醒我。当时真是感动。后来，又有好几次都是我迟到了，闹钟就叫醒我。

一天凌晨，提前醒来，

一看闹钟，还差20分钟才到起床的时间。当时心中好奇，想看看闹钟是不是会在那个时间闹。时间一分一分得走着，还差几分钟就到时间了，可不知咋的，一阵困意让我挺不住闭眼睡着了。忽然，一阵闹钟声将我吵醒，睁眼一看，正是起床的时间。激动！兴奋！又有点自责，真不该有那好奇之心，修炼可不是儿戏，不进则退。十五年过去了，在这十五年中，师父为救度世人，为弟子的提高，不知耗尽了多少心血。久别的电话声再次响起，让我深深感到能成为大法弟子，能有这样慈悲，时时呵护着弟子的最好的师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幸福、更幸运的呢。

资料点故事一则：完全重合的资料和法像

闻悟

在刚开始做资料的时候，我很珍惜每一张纸，在做大法资料之前，我都是学法后，静下来发完正念，纯净自己的思想然后再做。因此很少出现失误，但失误总会有。有一次鼓没有了粉我不知道，结果多打印出一张字迹很淡的传单。我很自责，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加

们提供了丰富的视频资料，像“明慧十方”、“明慧焦点”以及前面提到的这些经典的资料片等等，这些我们都可用心来选取制作，以救度广大的众生。

三、把握好每个制作环节

我们知道，一张光盘，从购买耗材（空盘、包装袋等）到刻录制作，及至后期的包装发放，是一个连续和有序的过程，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偏废，都得用心做好，才能做出上乘的真相光盘，讲真相才会取得好的效果。

为了制作出质量可靠的光碟，保证世人稳定的传看，除了选好空盘外，刻录机尽量要选用同修推荐的牌子，刻录软件我用的也是明慧提供的安装版的，以保持硬件和软件的稳定性；待刻录的镜像文件（如神韵晚会及其它镜像）要放在本地硬盘中，而尽量不要直接从移动硬盘（或U盘）中刻录；制作两用光盘时，要常留意动态网软件的发布，以便及时更新盘内的破网软件；刻录过程中，还要掌握好相应的刻录速度，注意不能过快或一次刻录的时间过长，等等。

几年来在不断制作中，通过上网看明慧以及与同修

的技术交流，现在，我及周围同修制作真相光盘越来越顺手了，整体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了。证实法中，我们真切感到，无论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下，我们都不要偏离或冲淡了讲真相救人的主题，都不要放松我们救度世人的脚步，因为这是我们久远的使命和紧迫的责任。

【修炼故事】

久别的电话声再次响起

晨光

一天，感到身体有点疲劳，就倚靠着椅子闭着眼想休息一会儿。忽然，一阵电话声传到耳边。睁开眼，房间里并没有电话，可却听到了电话声。心中一阵感动，思绪将我拉回到了十五年前。那是我刚修炼法轮功不久，茫茫苦海中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正归宿，心里充满了从未有过的喜悦。虽然每天读书学法炼功，并没有精进不怠。修炼前，由于身体虚弱，一累就会躺在床上休息休息，所以修炼后，这层人的东西一直没有去掉。

一天，正要躺下休息休息，忽然一阵电话声传来。谁来的电话？起来去接，电话里却没有任何声音。奇怪？放下电话往床上一躺又

直接参与酷刑的是警察、打手，但在上面，有一批所谓的专家学者，从心理学、精神病学等角度研究洗脑理论、设计洗脑方法，再去教具体执行者。这些所谓专家不仅要为洗脑迫害负责，还在社会上污蔑诋毁法轮功，毒害了无数的众生。到今天，旧势力的因素已经被大量消灭的情况下，邪恶因素已经不能覆盖大部分地区了，只能集中在少数地方，如监狱、劳教所；还有就是这些还在继续洗脑和散布毒素的。阻止它们放毒、窒息邪恶，也是在救人。

大家一致同意，第二天一定要全力制止邪恶。大家立刻开始行动，一方面起草一份以新泽西纽约佛学会名义给会议组织者的信，要求取消邪恶发言，一方面准备横幅（后来因为现场的种种原因，横幅没有用上）和第二天的活动。

第二天，几个方面的工作同时进行，简短的说，新泽西佛学会直接和会议组织者交涉要求取消中共代表团的整个活动（发言讨论）；几个同修分别约见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官员，揭露这些代表的真实身份及其允许他们在美国的活动危害了美国的价值和安全；一些

同修整天在旅馆会场外讲真相发正念；一些同修则进入会议区域讲真相。由于会议组织者以种种借口没有取消活动。当天晚上，部分媒体同修和几个注册了的同修进入会场，通过媒体提问、洗脑迫害的受害者陈述以及曝光报告者真实身份和揭露报告真正反映的是迫害法轮功的残酷事实等方式，把邪恶当场驳斥的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加上会议结束后在外面发正念的同修也进入会场和大部分没有离开的与会者讲真相，使得绝大多数与会者都认识到中共代表团报告的实际上是对人权的侵犯、对信仰的迫害，更不用说连他们所谓的研究都是毫无学术价值的造假垃圾。连会议组织者都表示对它们的发言非常失望，以后不会再邀请。

这次活动确实体现了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当天一些老年同修在旅馆外面整天发正念，也没有个休息遮荫的地方，吃着自带的干粮；一些同修临时请假；一位西人同修在国外出差，凌晨2点多被电话叫醒帮助修改给组织者的信件直到4点多才改完；一位会做横幅的同修也是后半夜才接到通知请他做横幅，结果连夜做出来了；以前参加过类似活动有一些

经验的远在康州的同修也赶来了。

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不仅仅体现在这次活动的本身。这是一个全世界同修多年共同讲真相窒息邪恶的结果。这个会议的组织者，就是以前的美国家庭基金会，迫害开始以来，多次邀请中共（基本上是同一批人）来发言，其前负责人还到中国去和这些邪恶交流。在美国的多次活动，都有学员去讲真相，包括在康州、亚特兰大等几次。其中特别是有两件事情对邪恶震慑很大，一次是 2004 年，包括这次来的邪教协会的副秘书长和当时邪教协会的秘书长都到了日内瓦，秘书长被起诉，吓得提前逃回去，此后再也不敢去日内瓦；第二次是 2005 年，这个会议在西班牙召开，西班牙诉江案的律师学员写了一封长信给组织者，要他们对议程中的反法轮功发言负法律责任，迫使组织者不得不取消了和法轮功有关的整个议程。这才有了这次组织者所说的他们连续几年没有让中共代表来参加会议，而这次邀请的前提就是不能允许发言者谈法轮功。没有各地的学员多年的努力，这次独立的行动是很难做到的。

大法慈悲和威严同在

师尊在《二零零三年元宵讲法》中说“法是慈悲众生的，但是威严同在。”如何对待这些中共代表？如何把握救人讲真相和震慑邪恶的尺度？我的理解是，这些专门研究如何迫害法轮功的所谓专家，无论在国内国外，当他们代表中共，代表邪恶势力放毒、污蔑诽谤大法的时候，就是要彻底的揭露他们、曝光他们的罪行、制止他们毒害众生。这是对众生慈悲，对那些邀请他们的组织，如果因此而不再和他们合作，甚至反过来反对迫害，那也是对他们的慈悲。

在这些年的迫害中，很多参与的人后来不干了，一些邪恶组织解体了。这些当事人不同，它们从开始迫害一直到现在，做的都是最邪恶的事情，洗脑，就是要毁掉大法弟子，这不是一般的罪。当然，我们不去给他下结论，有机会还是要讲真相。对它们，什么是真相？在会场里的人大部分离开以后，我们出去的时候看到大厅里那三个中共代表团成员和两个后来知道是从 DC 大使馆来的官员，于是我们四五个同修走上去和他们交谈，告诉他们海外的起诉、追

有清晰的插图和详细的文字说明，对如何选购光盘讲述的较为明确和直观，易学易懂，给同修提供了一个简单易行而又准确可靠的鉴别方法。在此也提醒资料点有心制作光盘的同修，请多留心参照一下，免得多走弯路或造成一些偏差和损失。

几年来，在制作光盘的过程中，深感如何选用质量可靠、价格适合的光盘，的确是应该加以重视的，空盘质量不能保证，是无法取得好的预期制作效果的。

二、视频资料的选择

对于视频资料的选取，明慧及天地行网站上都推荐了一些经典的视频资料（如《神韵晚会》、《风雨天地行》、《我们告诉未来》、《九评》等等），可供我们按要求来选择和制作，这些资料，都是经过同修付出艰辛的努力而编辑完成的，质量都是有所保证的，有的还提供了现成的镜像文件和精美的启动包，所以制作起来非常方便，只需常更新一下破网软件就行。

几年来这些视频光盘，我和本地的同修都配合制作过，从世人的反馈来看，讲真相的效果很好，有明白真相的世人还经常向我们的同修索要，像《神韵晚会》等

光碟。近两年来我们一直都在不间断的向人们提供着精美上乘的光盘。

证实法中我们发现，真相光盘对人们的视觉冲击是很大的。印象较深的是，在迫害最严重的时期，邪党污蔑法轮功的许多谎言，曾使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深受其害。有一天，匆忙中我们在路上相遇了，我当面把《风雨天地行》的光盘给了他，劝他仔细看看再说，以真正能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事隔几天，再次遇到他，谈起法轮功，我问他看盘了没有，他说看了，系统的看了两遍。言谈中，他一扫往日对法轮功的种种偏见，代之以对大法充满了敬意。从此，他真心认同“法轮大法好”，对任何真相资料包括真相币都很珍惜。谎言破除了，明白了真相，在我劝退的人中，他也是三退中较早退出的。由此我想到，法轮功的基本真相，就像同修交流所说的，是人们明理得救的基础，也是我们劝退救人的关键，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用心去讲，用心去做才行，不要觉的这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有所疏忽和放松。

在光盘制作及选材上，明慧网的视频栏目，已为我

会。

一、要选用质量稳定可靠的光盘

在几年的光盘制作中，我觉的这是一个基本而又很关键的环节，直接关系到光盘能否刻录成功，刻录后视频的质量和效果，以及稳定播放的良好时限等等。

开始买盘时，这方面的知识非常缺乏，到电子市场的各个摊位转转看看都差不多，市面上价格又不确定，至于什么是光盘环码和喷码呀，品质及等级如何区分啊等等，这些也搞不懂，更别谈如何鉴别光盘的真伪和质地了。询问商家一些相关的内容呢，大部分也都说的模棱两可，或三言两语一笔带过的，真象有人说的那样：商家是以利益化为重的，问都不肯怎么讲的。当然这里倒不是在埋怨什么，期间为找到价格适宜而又质量稳定的光盘，那时候许多牌子的盘我都试用过。

刻盘过程中，有一次让我真正看到了空盘质量的重要性。那一次，我刻录了几张有关“自焚”真相的光盘，回放时，发现竟有不少马赛克，特别是播放到“自焚”的画面，出现刘春玲被重物击打头部，条状物飞出后而抱头倒地，以及王进东

两腿间那个没烧破的塑料瓶的场面时，盘中频频出现的马赛克，使得整个“自焚”真相的关键细节，显得很是模糊难辨，直接影响到了讲真相的效果。

取出盘后我把盘放在一边，心想，制作真相光盘，目地是用来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如果把这样不能充分展示真相内容的光盘发给世人，别说以后能完好的保存多少时间，或在流传中循环播放多少次了，就是眼前的效果也不理想啊，不仅白白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财力，人们拿到这样的光盘，又怎能看清真相、明白真相呢？静心想一想，严格用法的标准衡量一下，其实还是自己救度众生的责任心不够哪。

从此以后，对购买空光盘，我就特别留意和上心了，注意从源头上把握好光盘的质量，觉的要想制作出质量可靠的真相光盘，就一定要把好第一关。前些时候，看到明慧上提供的《光盘选购与鉴别手册》，仔细阅读里面的内容，感到真是处处透着为同修真诚负责的心态。文中针对同修选购光盘时，常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综合了光盘的一些相关知识和市场的运营状况，配

查，讲到了迫害和法轮功的反迫害，讲到迫害的非法性，讲到了战后对纳粹战犯的追踪，讲到历史上对正信的迫害从来就没有成功过，讲到联合国的年度报告中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内容和美国国会的四个决议等，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违反了国际法，也违法了中国自己的宪法法律，他们已经是罪犯了。不知道他们听进去了多少，但震撼和冲击是巨大的。其中那个邪教协会的副秘书长，到后来都站不住了，几乎要呕吐。

但是，有些事情是不能对他们讲的，大法是神圣的，他们不配谈论，也不配听。这几个不是一般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他们都看过书，还不是一般的看。但他们看、研究是为了迫害。可能是出于洗脑的本能，他们有几次都想把话题拉到这方面。我都立刻打断了。我们也告诉他们关于九评和退党，但我没有劝退。对他们什么是真相？我告诉那个曾经到团河劳教所洗脑的，无论你信不信神，神都是存在的，你们把修真善忍的好人关到监狱劳教所洗脑班，要把他们转化成象你们这样坑蒙拐骗的共产党员吗？中国现在道德崩溃，你们就是起推

波助澜的作用。犯这么大的罪，人看着，头上三尺有神灵，神也看着。为你自己着想，也得停止参与迫害。

窒息邪恶不拘泥特定形式

以往在类似的事件中，这次也是，一些学员很自然的就想起对邪恶起诉的问题。法律诉讼是窒息邪恶的重要手段，这些年来在正法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另一方面来看，法是圆融的，震慑邪恶的方法绝不会、也不应该只有一种。这次活动，就是在没有采用法律诉讼的情况下，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和方式进行的，也确实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为了把震慑邪恶的效应发挥的更大，在会场内外活动结束后，追查国际又发了一个直接针对这三个代表团成员的追查通告，列举了他们的罪行，在他们离开的前一天送达本人，并发送到大陆他们所在地的单位和有关部门，要让大家，包括他们周围的人和那些还在做和他们同样事情的知道他们这次在国外丢的丑，对邪恶形成强大的压力，使以后不仅是他们，就是还在继续犯罪的其他邪恶之徒也不敢再来。

邪恶什么都不是

这些所谓专家，在大法

弟子强大的正念场之下，表现的完全被抑制住了，知识、智力、反应都极差，连照着稿子念英语都结结巴巴。那个邪教协会的副秘书长，在被问到她所报告的南京下关的洗脑班的对象是什么人的时候，回答是“不知道”，再追问她的研究对象中有哪些教派成员，各占比例多少，回答还是“不知道”，满脸的茫然，让与会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他们所谓报告的荒唐和无耻。最后只能默认所有的迫害都是针对法轮功的。连主持人都得出结论说，看来中共政府把绝大多数资源，可以说95%以上都用在迫害法轮功上了。

堂堂正正讲真相

但是在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报告和谈话中，还是可以觉察出他们洗脑的邪恶。他们利用的就是情和执着心。可以说，他们的智力和他们钻学员执着心的邪劲是不成比例的，感觉到就是邪恶在利用它们。这方面，海外的学员因为有相对宽松的环境而可能不像国内学员那样有直接切身的体会。但其实考验是一样的。我觉得就是，无论对方是什么人，所谓的专家也好、教授也好、中共的高官也好，就是堂堂正正的对他们讲真相。这是

大法弟子的慈悲，这里没有什么私人关系、私人交情，没有特殊情况。当然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执着，需要调整方式和内容，但不是被情带动讲不该讲的话，做不该做的事。这方面，这些年海外的教训还是不少的。我在多年前就亲身经历过。当时有一位哈佛大学的退休教授（professor emeritus）经常去当地的炼功点学法炼功，后来一位同修介绍认识，专程来见我们，说是重要项目。可是谈到这个所谓重要项目，这个教授却故弄玄虚。我觉得很奇怪，大法弟子虽然有一些不能随便讲的项目，但那是防止邪恶破坏，不是常人的保密，更不是见不得人的，讲真相可没有什么需要保密的。结果在追问下，他开始讲一些极其邪恶的话，完全是中共洗脑用的那一套。我当时非常严肃的对他说，你根本就不是学员，他不得不承认，他去炼功点，就是为了研究法轮功，帮助中共解决法轮功问题。他后来离开了，到各地去继续寻找他的新目标，两个星期以后，在瑞典又被瑞典学员揭露。此后就不在学员中招摇撞骗，而公开帮助中共污蔑诽谤。直到2005年他准备在西班牙的会议上

她寻思我这么长时间都不炼了，它们还有我的名字，反正你炼不炼他们都还认为你炼，干脆我还炼上得了。可能这位学员不一定悟到，虽然你这么长时间没有炼，可是慈悲的师尊并没有放弃你，利用这件事情让你悟上来，返回来。

由此，现在正在被邪恶死缠着填表、签字和办洗脑班的学员，我们是否往深里想一想：邪恶为什么死缠着不放？是不是它们在另外空间看的可很清楚，虽然你现在不炼了，可是你们的师父并没有放弃你，还把你当作大法学员看待，还要想办法给你机会把你度成。所以它们才这样想方设法的把你拽下去的啊。

可是我们的学员为什么就不清楚、不清醒呢？为什么会迷失在人中而不顾生命的永远呢？为什么就不明白你一旦失去这万古的机缘，失去了这大法弟子的称号将意味着什么呢？

当你在向邪恶妥协签了字的那一瞬间，你会想到慈悲的师父会为你失去这万古的机缘有多么的痛苦和悲伤吗？你会想象到你世界里的众生那种悲哀、绝望和哭声一片的凄惨景象吗？你会想象到在把你拽下来的那一瞬

间，旧势力与那些邪恶的生命们会高兴得手舞足蹈吗？所谓的销号，不就是把你从大法弟子的名册中消除掉吗？不就是把一个即将圆满的大法弟子划归到将要被淘汰的生命中去吗？

我们是宇宙主佛的弟子，那些旧势力与邪恶是什么东西，它们能有什么资格来管我们，来销去师尊亲自赋予我们的大法弟子的称号呢？我们为什么去任由邪恶来摆布呢？我们的正念哪去了？同修啊，这个号可千万不能销啊！

昨天，还听说某乡有几位同修向邪恶签了字，心里特别难过，赶着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制作真相光盘的一点感悟

广州大法弟子

我是从二零零五年开始制作真相光盘的，最初是什么也不会，什么也不懂，就是凭着一颗救人的心，觉的只要证实法需要，讲真相的效果好，人们通过视频光盘更能明白真相，自己就一定要去做才行，就这样，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投入到真相光盘的制作中。今天在这里与同修交流一点体

零”、公安等邪党部门伙同乡镇村干部又故伎重演，找到一些大法学员说：“你填个表，签个字，（指表示不炼法轮功的表）我们就给你销号了，以后再也不找你了。”不同意的就非法绑架到洗脑班逼迫你顺从。真有一些学员就顺从了邪恶的安排，给签了字。这部分学员基本都是九年前就已经得法，现在处在似修非修不怎么精进的或早就不炼了的，也有个别原来比较精进现在把握不住的。记得在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邪恶就是利用这种卑鄙欺骗的手法，骗取一些学员签了字。但过后一遇到风吹草动，邪恶还是照找他们不误。

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在人间表现出来的一些现象，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宇宙中那个旧的势力操控黑手烂鬼、共产邪灵等邪恶生命指使人间的恶人们干的。目地是以所谓的考验为借口，淘汰那些不合格的学员，毁灭众生。

作为大法弟子都应该明白，我们是慈悲的师父从万劫不复的地狱中把我们捞起，又在地狱中为我们除了名，赋予了我们大法弟子这宇宙中第一伟大的称号。如果你填了邪恶的表，签了字

或写下了不炼法轮功的保证，那意味着什么呢？那不就是你自己脱离了师尊的怀抱去顺从旧势力的安排了吗？那不就是你自己放弃修炼，甘愿让邪恶销去你大法弟子的称号了吗？

其实，无论过去古老的修炼方式还是今天的大法修炼，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对修炼正信的考验。唐僧取经历经八十一难，哪一难不是对他求取真经的正信的考验呢？修炼中魔难和考验是必然的，如果没有魔难和考验，你的执着心怎么去，怎么能看出你对师对法的正信来呢？当然我们是师尊的弟子，我们的修炼道路是由师父来安排的，我们只听师父的。对于旧势力给我们安排的所谓魔难和考验，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并全盘否定，就走师父安排的路。

记得有一位九九年“七·二零”前刚得法的学员，迫害发生后就不炼了，零八年北京奥运前夕，公安和乡村干部到北京找到她，问她：“你炼过法轮功吗？”她说：“炼过。法轮功可好了！那年我的病在北京几家大医院都治不了，炼法轮功给炼好了。”人家一听她这样说，就把她拉回本地了，派村干部看了起来。

发言被迫取消以后才消声匿迹。当中还有一个插曲，就是这位教授被揭露之前，他还安排了一次让我们和大使馆一个官员的见面。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当作一次普通的讲真相机会，结果见面给他讲了2个小时的真相，根本就没有问他为什么要见面，他也一直没有机会讲。后来还听说，这个大使馆的官员还把他训斥一番，说他找错了人。

总之，今天是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如果指望常人的什么名人，什么政府部门用什么特殊的方法，往往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讲真相没有捷径。

如何做得更好

长期以来，对个案、海外起诉都有认识，但对这个邪恶的核心部分，洗脑转化的大脑，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打击和震慑，以至于反迫害11年了，邪恶还能到海外来放毒。

监控欠缺。2005年在西班牙的家庭基金会会议，至少在一个月前就得到了消息，律师有足够的时间准备信件、法律条文等，这次是在会议前一天晚上才得到消息，只是因为邪恶发言在晚上，才使我们有一点缓冲时间；据会议组织者说，我们

有一些学员是在他们的联系名单上，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忙，有些学员转到其它项目去了，不再关注这件事。但是，毕竟这是邪恶利用海外某些组织对主流社会放毒的主要窗口，窒息邪恶也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

临时沟通和调整的不足。虽然说大家都知道应该在邪恶放毒之前就制止，而且给主办单位的信件也是这样提出来的，但知道是一回事，真正落实到具体做法上，在人这一层还必须要有力的措施。事后才知道，由于学员在以前的几次类似活动中的讲真相、抗议、法律途径等，主办方已经和中共方面代表达成了协议，就是不能谈法轮功，而是要求对方谈其它教派。这还不仅仅是文字上不能出现法轮功，而是内容都不能和法轮功有关。如果我们把资料研究的再深入、彻底，把我方的论据再准备的充分一些，正念再强一些，要求主办方完全撤销他们的发言并非完全不可能。

不等不靠不抱怨。一定要有这样的正念：邪恶到此为止。以前做的怎么样无法改变，但到了这里，我们就要做到，以后绝不允许再发生。其实，邪恶什么都不

是。在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大家对如何去做都是心中无数的。但一旦决定要做，而且形成一个整体的时候，事情就很自然的向前推进了。真能实实在在体会到“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师父和正神都会帮助的。在正法中，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当我们听到这件事，那就是我们该做的，在新泽西，就是新泽西和纽约学员该做的。如果放过去或者没有做好，机会过去一次就少一次，尽量做好，不留遗憾。

最后，以师尊的〈红潮落〉共勉

红潮末运花已落
败象更显邪党恶
为权厚着脸
贪官在走险
人心无善念
高压越蒸怨
谁还在迫害
清算日不远

谢谢师尊，谢谢大家！

把神韵带到土耳其

Casin Goldring

我叫 Cansin，来自土耳其南部，但是从 1994 年起我居住在澳大利亚。我于 2001 年在墨尔本得法，尽管那时

我才 17 岁，我就已经有很多健康问题了，最严重的是心脏问题。在我刚开始炼法轮大法一个星期后，炼功点的同修们告诉我他们将在墨尔本进行 SOS 步行，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情。当我听说迫害后，我很震惊，不明白为什么迫害这些要做好人的人。我说我愿意和他们一起走。

我不知道他们要走超过 11 公里。我没有穿合脚的鞋，并且因为我的心脏的问题，我平常都不能从家里走到附近的商店，但我有一个强烈的呼吁：抗议邪恶的中共。我说即使我死在路上，我也必须加入这次行走。我知道大法是珍贵的，甚至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读《转法轮》。我开始 SOS 步行了，令我惊讶的是，即使我的脚上都是水泡，我一点儿也不累。而且即使天气非常的热，我的心脏状况也非常的好。如果我的医生知道我这么做一定会说这是自杀任务。但我知道我在做正确的事情，我不会错过这次机会来支持和做一些有意义的改变。我真的很惊讶，我一直在高温下行走但却没有觉得不舒服。如果我再穿一双好鞋子那么一切就完美了。一个同修问我是否脚疼，我说

友，找到了失主，和她约好了时间、地点，准备开车给她们送去。通完电话后，我心里就一遍遍的想着，这两个小女孩一定会很感激我，我得告诉她，我们大法弟子是什么样的人，还得讲真相、三退等等。可等我到了约定时间、地点，把手机还给这两个小女孩时，那个小女孩看看手机及里面的通信记录后说：“这正是我的，谢谢你，阿姨！”说完转身走了，我一下愣了，马上反应过来，叫住她们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要不，我不会这么麻烦给你送来的。”那个小女孩说：“我知道了，谢谢。”说完，头也不回就走了。看着她们的背影，我心里不免有点儿失落，我白想好了那么多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她们却走了……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在路边停车等活儿时，又看到了那两个小女孩，她们也看到了我，却象不认识似的，没理我，我心里有点儿不是滋味，这时的人怎么了！素质太差，道德下滑的太厉害了，等等。想着想着，我问问自己，我为什么动心？我这是想证实法，还是证实我自己？想听人家感谢的话，觉的自己受冷落了，我这不是向常人要回报

吗？这不是爱面子的心吗？执著著名吗？人家没达到自己预想的就不平衡了，这不是妒嫉心吗？怪不的给人家不给我机会，原来我在这个小事中，有那么多不纯净的心，想想师父讲过的：“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著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精進要旨》〈再认识〉）同时，我悟到从另一个角度讲，有的众生听真相中也有旧势力的因素在阻碍着，也需要我们用正念去冲破它。

总之，要做好三件事，需要修去的东西还很多，我一定会用师父的讲法告诫自己：“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二零零九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

这个号千万不能销

莲子

最近本地区 “六一

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通过此事，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根本上的执著，心里暗暗告诫自己，以后一定要做好。

二、一串项链让我看到了自己的虚荣、自私

几天前，从一个同修那里拿来一个写着“法轮大法好”的项链式的护身符，制作非常精美（我们当地还没有那样的技术），当时没想什么就带上了。有一次给一个陌生女乘客讲真相时，她对我讲的话非常认同，也做了三退，当时我手里没有别的护身符，就动了一念，应该把我带的这个项链式护身符送给她，可是最后我还是没舍得。等这个人走后，我一下子看到了自己刚才的心是多么不好。护身符是同修为了救人而做的，而我呢？不知不觉中把它当作了一个装饰品，虚荣心多强啊！多么自私啊！这点儿舍都做不到，还能舍什么呢？况且这个东西还不是我的，没有一点儿修炼人的慈悲和善念，我这十几年是怎么修的呢？把自我摆在第一位，把救度众生摆在了第二位，我问自己，是在真修吗？配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当时，难过自责的心情，简直无以言表，什么事也干不下

去了，就开车到了同修家，准备让同修好好的训一下，心里才能好受一点儿。可是同修却不在家，我只好失望的离开，转念又想想，平时很少出门的人，为什么今天不在家？这不是让我自己向内找吗？

师父说过：“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著心的过程。”（《转法轮》）我开始静下心来找自己，用大法来衡量自己的所言所行、所思所想：没有做到舍，已经不对了，过于自责，不又走了一个极端上去了吗？现在正法已经到最后了，真得抓住自己的一思一念，发现哪些念头不在法上不要紧，最主要的是能马上分清它、去掉它，才是关键，把自己平时遇到的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当作是好事，当作提高的因素，真正在实修中做到圆容师父所要的，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

三、手机失主的表现暴露了证实自己和好面子的心

一天，无意中发现不知是谁的手机掉在了我的车后座里了，也不知多长时间了，已经没电了。于是，借了一个万能充电器，充完电后，第二天一早，翻出手机通信录，通过手机主人的朋

是，但是比被起迫害差远了。她告诉我要发正念，并教我用英文念发正念的口诀。突然间，一股美丽的温暖的能量通透了我的全身。我对自己说法轮大法是真实的，我觉得很幸运。我经历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幸福与祥和。那天，我走了8公里，但是等我到了家，我脚上所有的水泡都消失了，这简直是个奇迹。从那一天开始，几乎我所有的健康问题都消失了。

2004年我回到土耳其洪法。在六个月内，许多人得法，并且我们有七个人成立了土耳其大法协会。我们向当地政府和在安卡拉的土耳其国民大会讲真相。我们请土耳其国民大会的人权机构调查了大法在中国被迫害，并且拿到了谴责迫害的信函。很明显，我们的政府知道了真相，知道中共是错误的。在土耳其待了三年后，我在2007年返回到澳大利亚，那时候，我看到了神韵在墨尔本的演出。我在澳大利亚不同的城市看了九到十次演出，基本上每次看我都流泪，每个夜晚睡觉前我都想着他们。每当神韵离开澳大利亚时，我都感到非常难过，好几天不想和任何人说话。有些晚上，我想起他们

就哭了。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在伊斯坦布尔举办神韵演出，那将是多么美好啊。之后，我就听说土耳其的同修被告知他们可以在2007年主办神韵，但是，我们没能做成。同样，在2008年和2009年，我们有机会，但是又没能做成，即使我们有愿望去做。原因之一是，只有少数同修住在伊斯坦布尔，其他同修居住在安卡拉和梅尔辛，我住在澳大利亚。我们根本不能形成一个整体，这影响了我们的工作。我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往返于伊斯坦布尔，开会、寻求赞助商或专业公司来购买演出，但是没有起作用。

2010年来了，我们再次希望主办神韵演出，但我住在澳大利亚，我很痛苦不能长时间住在土耳其。我决定，我必须做，并且我会向我的老板、我的儿子和我的丈夫提出来。我在等待时机。突然，我的丈夫说，“我应该去土耳其多待一段时间，因为如果我不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快乐。”第二天，我去我的老板的办公室，带着一个大大的微笑和一些土耳其小吃。她问：“你想要什么，Cansin”？我说，我有一个请求，但我不知道如何说，但这涉及到

我会在土耳其待相当长的时间来举办神韵演出。她看着我，说：“这回你不会孤单，我和你一起去，帮你拿行李！”即使我已经没有假期了，她也批给了我六个月的假。我很震惊！我立即打电话给土耳其的同修，我们四个同修决定在伊斯坦布尔租一个公寓，一直租到举办神韵成功。

土耳其法律不允许非营利的大法协会作是主办人，因为这涉及到门票销售。我们最终不得不成立自己的独立公司，并在3月份定到了5月21日和22日的演出场地，剧院需要马上交定金，但是，我们不能签署合同，因为我们所有的官方文件还没有成形。4月1日，我们终于完成了所有的表格和程序。即使那时对这个独特的剧院还有很多的要求，经理等了我们两个月来让我们完成一切。毫无疑问，这是师父的安排，没有人能够真正干扰它。

在我们向伊斯坦布尔市政府讲了真相，告诉他们神韵的重要和美好之后，他们帮忙推广神韵。在我们的帮助下，主要政府的媒体办公室编写了一份新闻公告，并寄给了全国所有的报社。关于神韵的新闻以全彩色的照

片和一个很棒的介绍的形式出现在六个主要报纸上。在同一个星期，一个在媒体工作的同修安排了一次电视采访。在采访中，他们展示了神韵的推广短片，还有文化大革命、中共摧毁佛像和其它文物的事实。我很高兴，我的政府为自己位置定的很好。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好消息引起了中共的注意。中共的大使立即前往最高政府的办公室，宣称神韵是非常“危险”的，必须阻止大法修炼者，否则中国将停止与土耳其的一切关系。中共让政府立即给剧院的总经理打电话。中共还打电话给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威胁我们不要主办神韵。我们建议他们来看演出，并告诉他们，要阻止我们是不会成功的。

接到中共电话的同一天，该剧院的助理经理打电话通知我们，我们得从政府那里得到许可才能够使用场地。我请助理帮忙告诉总经理这件事。我告诉她，在我们签合同之前我就告诉剧院所有的人，可能会有干扰，但我从来没有机会与总经理说话。我详尽的告诉她，中共摧毁了无数家庭，孩子无家可归，因为他们的父母被杀害。我说，如果他们只相

的丈夫中，有的在迫害之前也曾修炼过，但在严酷的迫害中放弃了修炼，甚至被常人的大染缸所污染，迷失了本性。记的有一次，我面对两个同修的丈夫（一个已经离婚了，另一个外面也有人）时说：你们当初结婚时，就没想到夫妻要过一生一世吗？那么这几十年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一定会经历很多风雨，在困难中，你们是伸手扶一把？还是落井下石？别人不知道，难道你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吗？（由于当时是在监狱大墙外面，说话时，心里有些激动）说的他们都不吱声了。其中有一人慢慢的小声说：人是好人，可是时间太长了。他们不想这样苦熬下去。想到这儿，我心里非常难过，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眼泪都要掉下来。这时婚礼上的掌声响起，打断了我的思路。

我猛然惊醒，我为什么这么难过？为什么被常人的景象如此的带动？原来是我对狱中的同修情太重了啊！想到她们承受的太多、付出的太多，还有同修对昔日丈夫说的话，表面上是义正辞严，可根本上都没脱离这个“情”字。

师父说：“这个情要是

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转法轮》）我渐渐认识到，有些狱中的同修在家庭方面，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迫害，特别是迫害起初的几年，狱中的同修都有这个想法：自己被判刑这些年，连累了家人，有的甚至主动提出与丈夫离婚，等等。其实这都是情，根本就不是慈悲。由于我们的情不去往往会带动外面的人没有了正念，在这个特殊时期，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路，这不但没救了他，反而会害了他呀！他今天吃的苦，与他以后所得到的是无法成正比的。付出多少，得到多少，同时，离婚这个结果，换句话说，也是自己求来的，这正符合了旧势力安排的全面无漏的瓦解式的所谓检验大法弟子，表面上是为了别人好，实质上恰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我自己也被迫害关押在监狱几年，在我头脑中，根本就没有离婚或其它不好的概念。不是我怎么有正念，是因为我觉的有法在，我丈夫也是大法修炼者，他自己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们一直互相鼓励着，走过了

的想法是要把宇宙中的那些邪恶铲除，那些监狱中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那些干扰众生明白真相的邪恶，还有那些共产邪灵等等。

今日当念及正法口诀的时候，感觉和平时不一样了。我体会到，师父让我们发正念是把“法正乾坤”、“法正天地”放在前面。心中感悟到师父总是让我们学法，学好法，同化法。当我们发出强大的正念时，先要使“乾坤”、“天地”中的一切，芸芸众生都要在法中归正。而那些实在不能归正的，按照法的标准不能留下的，神思中显现出“除恶只当把尘拂”（《全世界大法弟子、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中秋节好！》），一下那些邪恶变的很渺小，好像那些邪恶不存在了，剩下的只是一切都同化、溶在法光中。心中也充满了慈悲，祥和。

自己这是第一次投稿，以前同修曾鼓励过我投稿，写出自己的心得，共同来圆容师父给开创的环境。这次鼓起勇气写出自己的心得。不足，还有不到的地方，希望同修能指正。

时时处处修自己才能真正的提高

归正

我虽然修炼多年，但没有写过交流文章，总觉得自己修的不好，没什么可写的，让修的好的同修多写点儿，多介绍经验。后来悟到这都是人的观念。前段时间遇到的几件事，对自己有所启发，今天写出来，和大家谈谈我当时的心里感受，有不足之处，请大家慈悲指正。

一、从同修被迫离婚看全盘否定旧势力的迫害

前几天参加了一个同修家孩子的婚礼，在仪式上，新娘子挽着父亲的胳膊，走到新郎面前，父亲说：“我把女儿的一生交给你……”说着把女儿的手，交给了新郎，听到这话，我当时心里沉甸甸的一动，不由想起曾和自己在一起的狱中同修们，她们被迫害关进监狱后，很多同修的丈夫都与她们离了婚，并重新组成了家庭，可同修们还是那么坚定，有的同修的丈夫在离婚前一次次的找熟人、托关系，与同修见面并对同修说：只要你说不炼了，就能早些回家，我一定等你，如何如何。这些都丝毫动不了大法修炼者的心。这些同修

信中共谎言，并取消我们的节目，那么他们将站在杀人犯一边。我告诉她，我会永远与这种非正义作战，而且我会和我们的律师星期一来剧院。该助理立即表示，她会设法安排一个会议，还没有必要律师在场。

那个星期一，我们去了剧场经理的办公室。我们向她讲真相。她听了，问了很多关于神韵、大法和炼功的问题。我们给她看了神韵的介绍短片，和神韵在世界其它场地的演出。她感到非常震惊，这样一个美丽的演出却一直被中共妖魔化。她不愿意让我们离去，给我们倒了茶。喝了茶之后，喝咖啡，然后，又喝茶。她请我们演示了功法，然后她说我们必须打电话给政府，我们必须告诉他有关神韵和大法的真相，因为有一个很大的误会。她在我们面前给政府打了电话。但负责我们的事情的官员已经离开伊斯坦布尔，去参加他的家乡的一个葬礼了。她向我们承诺她不会想取消这个演出的，但她强烈建议我们去政府办公室，去安卡拉，去外交部。

同一天，我们去了主要的政府大楼，那里有十几个官员的办公室。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建筑物，所有主要

的政府部门在那里都有办事处。连进去都很难，更别提和官员们说上话了。令人惊奇的是，有一个同修的亲戚是那里的官员。我们决定，即使她的亲戚是一个不相关的部门的官员，我们也要首先去见他。这个同修有点紧张，因为她不想给她的亲戚带来压力。但我们都静下心来，审时度势。我们调整了思想，认识到这是他被救度的机会。如果他被救度，摆好了自己的位置，甚至我们还没要求，他就会帮我们了。当然，随着心态的改变，我们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非常的高兴。令我惊讶的是，他知道我的每一个家人，他竟然是我的一个亲戚的非常好的朋友。我们说着，笑着，和他喝了很多杯茶。最后，他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仅仅告诉他神韵和大法被中共干扰的事。我们还没有要求他做什么，他立即拿起电话就开始打。在土耳其，只要有像神韵这样的海外演出来，一个警察部门的分支就需要确保所有的签证和手续符合规定。他打电话给负责警察局的官员，马上定好了见面时间。

我们在等待面见负责警察局的官员时，利用这个机

会讲真相，给進進出出的人们发传单。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接触到了很多的人，我们对师父的安排很感动。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跟着师父的安排走，神韵演出就不会被阻止。我们有信心，警察局将选择正确的一边，因为在我们做签证的工作时，就已经向他们讲过真相了。

最终，我们被带到负责警察局的官员办公室。他正忙着签署文件，只是说，“你看，我知道你们是好的，但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因为这涉及到了中国大使馆。这意味着，这个问题应该在外交级别来解决。我知道你们非常的好，但我帮不了你们。”当他说这些话时，他甚至没有看我们。于是，我站起来，把为澳大利亚准备的神韵小册子、神韵的传单和戏票放在了他要签署的文件的上面。我心里有着无限的慈悲，我郑重地说：“先生，请看看票，看看跳舞的人，看着我们。这是真实的。我们已经投入了非常多的精力。我们给剧院付了很多的钱。Show 电视台是我们的赞助商。市政府给予了充分的支持。神韵的舞蹈家们已获准签证。他们不要任何人任

何东西。他们只是想用跳舞和唱歌，带回来他们失去的文化。中国人民被禁止在中国做任何事情。人们被迫害，他们不能为自己说话了。”这个官员看看我们，好像他刚刚从梦中醒来。他看着舞蹈的图片，说他们是如此的美丽。他的眼中含泪，我们三个人也含着泪。我问：“你是要站在中共的一方，还是要神韵来跳舞和歌唱。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舞蹈和歌唱会对如此强大的中共政府造成危险呢？他们怕什么？”我感到师父和我们一起，感到很幸福。我继续说，“如果你把我们当作罪犯，不让我们办神韵演出，那么把我关到监狱里，但如果你让我走出这个门，作为一个自由的土耳其妇女，我不会在我自己的国家被任何中共官员阻止。作为大法修炼者，我们不会妥协。是谁在管理我们的国家？”他感动了，告诉我们，想取消演出的绝对不会是他。然后，他推荐我们去见第三个官员，那个人负责大使馆，并让他的秘书把我们带到了那里。

你要知道，要见这些官员们是非常难的。但是，因为师父的安排，我们一连串儿见到了三个。这个官员面

和要求来衡量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要混同于常人，更不能用常人的理来处理我们所碰到的每件事。对待夫妻间的矛盾要理智，用大法的要求向内找，去掉执著心，不能用常人的离婚方式来逃避矛盾，要善待周围的人，方方面面体现大法弟子的好！

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体悟，望同修慈悲指正！

否认旧势力，去除情的执著

云南省大法弟子

我辅导的一个学生的家长想不再继续用我了。这个学生已经是个新学员了（家长不知道）。目前我不带他，他就得自己修炼，那样他就容易放松自己。一开始我想，用不用我按常人的理是他的家长说了算；可是这个学生的父亲没有明白真相、母亲接受真相（间接讲过，暂时他父亲还不能接受），而且无缘无故说不用就不用了。我和家长谈了几次，后来他的母亲同意继续用我，但是告诉我无法做通她丈夫的工作。

我考虑到孩子还是由我来辅导功课对他的整体进步较好，不仅能学习知识，我们还能共同学法炼功，在法理上互相切磋，共同提高。

但是这个环境眼看就要失去了，怎么回事？我考虑再三，一定是邪恶看到我们在一起更能相互提高，救人的力度更大，要干扰我们，拆散我们。我们做的是最正的事，是在救度众生，这个时候，怎能允许邪恶如此猖狂破坏。无论是谁都得让开，都是不能允许参与的，非要阻挡那就是清除。我就发正念清除一切干扰和参与的邪恶。一切恢复了平静。后来学生的母亲说，虽然他丈夫不同意但是孩子愿意也就不管了。

我悟到，我们是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这个时候一切的干扰、一切的阻碍都是邪恶的，是不能允许的，一定要发正念，不想善解的就只能清除，不能被人的观念和框框限制住而举步不前，那样会影响救度众生，证实大法的进度也会由于我们不能突破自我而拖延。

一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对发正念的浅悟

郑言

往日发正念的时候，每次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口诀的时候，心中掺杂更多

化，有些不可理喻，更容易冲动和发怒。因为精神状态不好，工作中失误不断。结果给自己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带来很多问题，造成很大障碍。

2009年在同修的带动下，我终于又走向大法。往回返的过程中，通过修炼心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身体也慢慢的恢复如初，远离了那些疾病，又能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舒服感觉，对感情的执著也平淡下来。或许由于心性的提高，我开始能接触一些修炼中会出现的东西，看到一点另外空间的景象。在一些场景中，我多次发现另外空间的我仍然在延续着以前的婚姻生活，还是曾经的妻子，而不是现在再婚的妻子，两边出现了差异。这让我很疑惑，后来通过学法，在《转法轮》中说：“当一个人降生的时候，在一个特定空间当中都有他一生存在的形式，也就是说，他生命到了哪一部份，该干什么，那里边都有。谁安排他的一生啊？很显然，就是更高级的生命做的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常人社会中，他出生后，这个家里有他，学校有他，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

方面面的联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我理解为：人的一生早已经被高层生命安排布置好了，包括亲人、朋友和同事等等都是固定好的，在生活、工作过程中要与周围的人发生着各方面的联系，通过生活和工作的联系方式，偿还着各自的业力，而妻子同样也是因为相互间业力的偿还才安排在一起的。那么如果自己按照滑下去的道德观念和变异的思想认识，强行解除了这段婚姻，那么就会打乱高级生命给安排好的布局，就会造成许多人没法联系，失去了偿还业力的环境，夫妻间也无法再偿还所欠业力。自己就会因为破坏布局而造下无比大的罪业，给自己修炼道路上增加不必要的障碍。而在其它空间，这些却没有被自己的过失而带动，仍然在按照以前的布局在走，所以才形成两边的不同。可是在这个物质空间，由于自己的执著和欲望驱使下制造了许多罪业需要自己去承受，同时也给师父带来无数的麻烦去调解。

因此，通过这件事，让我认识到作为我这类有感情问题的弟子在修炼过程中，应该多学法，用大法的标准

带怒气朝我们咆哮，他说就因为我们想赚钱，才让我们的政府和中共政府的关系不好。我平静，但坚定地告诉他：“这不是为了赚钱。你害怕和中共政府的关系不好，但是你怕不怕和自己的人民的关系不好？我们一直被中共骚扰！我们需要保护。但我们并不害怕。我来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真相，但你甚至不听我说。我们不是为了钱。我们是大法修炼者，我们绝对不会为钱做这个！”他停住我，问道：“什么修炼者？”我告诉他，法轮大法的修炼者，然后给了他一张传单，并解释说这是一个冥想的锻炼，来自古老的中国。他说，“你看，你不知道政府如何工作。如果，例如，库尔德工人党的恐怖组织在世界任何地方对土耳其有任何宣传，我们作为土耳其政府也会试图阻止他们。”我站起来，语气强烈的说，“你怎么能跟把神韵和恐怖组织比较？”他也站了起来，说：“这只是一个例子。也许你不喜欢我的例子。”我说：“完全正确，我一点儿都不喜欢。”他问我我是什么样的女人，我从哪里来。我回答说，他和我类似，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家乡。之

后，他开始软化了，并请我坐了下来。他给我倒茶，又让工作人员送来一些枣给我们吃。但我拒绝喝任何东西，直到他同意他刚才用的例子是很糟糕的。他于是说：“很好，如果你不喜欢我使用的例子，那么我会给负责亚洲中部的官员打电话。他会给你更好的例子，并解释为什么我们不能对中国说‘不’。”

就这样，在同一天中，我们走在了面见第四个官员的路上。这个官员是一个维吾尔族土耳其人，此时他自己的家庭也正在被迫害。他说，因为来自中共的压力，维吾尔族领导人也没有给发土耳其签证。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不能对中国政府说‘不’的例子。我心里很难过，这个人有这样的理解，问道：“你做了什么？你什么也没有做？如果不是你，那么是谁去制止这种邪恶？我想告诉你，我们绝对不会退缩一步！”

当听到我的决心，气氛改变了。那个刚开始十分生气的官员更软化了，并询问我大法的好处。我心怀善良的告诉他我的心脏越来越好的故事。现在，他一点也不生气了，并且分享了他的心脏的毛病，还很感兴趣学大

法。然后，他们都表示，他们一定不会阻止演出，但是如果事务部阻止，他们也没办法。此外，他们还补充说，最初和中共对话的官员出城参加葬礼了，无法与我们交谈。他们建议，我们前往安卡拉同事务部长直接谈话。

我们这样做了，结果发现，那个部门官员也是来自我的家乡。她祝贺了我们的项目，并祝愿我们成功，还含着眼泪接受了大法传单。当我们从这次旅行回来，我们终于看到了那个最后和中共谈话的官员。他在问候我们的时候带着一个大大的笑容。他说：“我知道你来这里是要和我战斗，但我不认为有什么可以战斗的。我相信神韵和大法没有错。你们应该继续你们的表演”。

但我仍然有很沉重的担心，因为我们没有正式的许可文件。在5月21日，表演当天，我们仍然没有得到许可。警察本应该给我们的许可，但是把文件发送到了另一个部门。即使他们现在已经非常支持，他们仍然不给我们很多信息。我想，也许因为这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他们的策略可能是看起来表面对我们很好，但实质却没有顶住中国的压力。我

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此外，现在我也和批评我的同修有了摩擦，他们说我和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会争吵。

但在与另一个同修交流和向内找后，我终于再次有了信心，我记住师父总是和我们在一起，那个同修分享了了不起的事情。他告诉我冷静下来想想警察，因为在5月19日，演出前2天，当神韵艺术团抵达边境时，他从天目看见一个梯子从天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在照亮的天堂里，天神们在用长长的法器除恶，他们是快乐和无忧无虑的。这个同修分享这些的时候，脸上带着美好的笑容，他让我也笑了。然后，我知道什么都不会出问题。事实上，剧院最后说，即使他们没有需要有的许可，他们仍然会上演。而且事实证明，警方也摆放好了他们的位置。在演出开始前五分钟的时候，六名官员出现了，带来了政府同意举办演出的书面批准。这些官员们留下来看演出，并非非常热爱演出。是啊！我们终于成功地将演出带到了土耳其。还有很多我可以分享的，但我不能占用大家太多时间。

当然我已经告诉了大家我们的伊斯坦布尔神韵的故

球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一天，也是大法弟子在“诉江”过程中整体升华的一天。

6月29日师尊发表：

感慨

风雨十年莲满庭
橙黄紫绿九霄明
金刚百炼清纯现
真念化开满天晴
法徒慈悲世间行
善念救人除邪灵
一路正念神在世
满载而归众神迎

6年的“诉江”坎坷路，炼就了我们越来越成熟的正法徒，我们把“诉江案”作为救度众生的项目。我们真念化开，澳洲形势的变化会越来越来好……

【修炼体悟】

如何对待夫妻感情问题

云南大法弟子

我是一名95年的大法弟子，在修炼的过程中，由于自己在99年巨难中没有把持住心性，没有过好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混同于常人，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学法和炼功也基本荒废了。在那段日子里，自己的心性掉到常人境界，整天跟人勾心斗角、争名夺利的，在许多方面真的

还不如常人。因为自己的名利心、执著和欲望的驱使，在生活中、工作中做了很多不应该的事，造成了许多磨难，并且也让自己的婚姻出现了危机。面对这些问题，自己没有按大法的要求和标准对待处理，反而随着败坏的观念，用常人的道理来衡量，认为自己没有错，坚持常人社会的那套据理力争。最后矛盾没有圆满解决，无奈之下我选择了离婚。满以为这样的选择会给自己有个新的开始，谁知道这只是魔难另一个延续。

随后的日子里，因为单身生活没有约束了，生活中更加随意，烟酒糖茶、吃喝玩乐，什么都来。慢慢的身体随着生活中的无节制，各种疾病开始不断的出现，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气管炎、鼻窦炎，甚至脸部和手部开始局部出现少量老年斑。我才三十多岁的人啊！这可不是我想要的结果。而感情上问题更大，经历过离婚的人，大多对感情很难再投入，基本上对婚姻、感情都是很不信任，所以就更难找到真正如意的，一直就晕头杂脑的混着过。就这样感情的失败、身体的痛苦好象魔鬼一样时时折磨着我，人的心情和性格也发生了变

大，真能把澳洲大法弟子的正念形成整体，澳洲的形势早就变了，我们知道师父一直在等待这一天。全澳同修参加了讨论，有的在学法会上交流的，有的在网上交流的，全球“诉江”协调人也一次次与佛学会和中西方学员不断交流。从法理上提高了对“诉江案”的认识。大家都认识到放下观念，无条件配合。围绕“诉江案”的最后判决，决不能给江 XX 和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豁免权。

6月28日墨尔本80多位同修，二辆大巴士，开了十几个小时一大早赶到法庭，昆士兰十几位学员代表坐飞机赶到法庭，悉尼学员也请假来到法庭。全澳学员聚集高院门前大横幅下，近距离发正念，“解体对诉江案一切干扰，解体澳州政府对江鬼的一切豁免，判江 XX 罪行成立”。法庭内也有七、八十学员聆听，发正念。法庭内也特别重视诉江案，这是历史上最大的案子。三位最大的法官同时出庭，中间一位是上诉法庭最大的主审法官长（President of court of Appeal），左边是首席法官（Chief Justice），右边是英联邦的首席法官（Chief Judge at

Common Law）。全天我方原告律师团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有四位坐阵。B 律师和 C 律师是澳洲很有名望的大律师。他们准备了一个三层架子的推车，五、六本几百页厚厚的法律条文，加上五大本几千页的诉状。C 律师口若悬河用国际法、美国的法律、英国的法律和澳洲的法律说明了酷刑是犯罪的，罪犯是绝对不能给予豁免，如果给罪犯豁免，就是认可迫害的继续，所以，以前的判决都是不对的。并认为从法律上讲澳州政府的干涉是不对的。澳州政府是第三者参与。给江 XX 豁免是错误的……

于是法官问政府律师你们是第三者吗？他们只得承认。并且承认酷刑是错误的。

全天共历经五小时，我方律师一下讲了四个多小时，对方律师只讲了几十分钟，我方律师接着又讲。因为四点多了，法官最后宣布：让我方律师 10 天内提交书面补充材料，并给予对方政府律师七天的时间作出书面答复。

当天有开天目的同修看见法庭上都是小天使，师父法身坐在法庭正中，还不断给法官和工作人员清理……这一天，是我们全澳乃至全

事的最精彩的部分。我没有提到，在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出不好的心性。我们有时有不少争论。我们很明白我们必须提高心性，需要再慈悲一些，再更多，更多的学法，在土耳其形成一个更好的整体，这样才能更成功的推广神韵，卖票，最终救度众生，讲真相，修炼我们自己，不辜负师父的救度。

最后，我想提到伊朗的同修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就不可能成功主办神韵。许多同修，有的也许超过 70 岁了，从伊朗来到土耳其，默默的提供着一切他们可能提供的支持。我们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如何提高心性，如何配合别人。他们做每件事都没有争论或不满意。我们感到，土耳其和伊朗的同修真正的是一个整体。

师父，我总是很难找到词语来感谢您，我不确定是否能真的表达出我的感激，感谢您将神韵送到伊斯坦布尔。

谢谢大家。

修好自己以报师恩

一次车祸所悟到的
多伦多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

修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大纪元华人广告部的销售员，做广告销售已一年多，我是一个从小只会买东西，而不会卖东西的人，今天能走上一条做销售的路，从走过来的一段历程，弟子深感师父的慈悲和呵护，也相信是师父苦心安排给弟子的修炼之路。特别是今年 6 月 9 日在去见客户的途中，在师父的保护下在高速公路上避免了一场连环车祸，更是深感师父的佛恩浩荡。唯有修好自己以报师恩。以下是自己的一些修炼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1) 神奇的车祸

今年 6 月 9 日（星期三）上午跟同修拜访了一些发行的客户后，中午跟另一位同修去见一位华人广告客户。1 点左右我的车在多伦多 404 高速公路上以 100 公里的时速，在靠最右边的车道往北行驶，突然左边的一辆学校工程车为了避一辆大货车的插入，而撞到了我的左车门，我的车向右边的路边驶去，我刚把车头摆正，突然我的车的后面又给一辆车撞了一下，坐在副驾驶的同修“啊”的叫了一声，我的车 180 度转了一个回头，对着 4 个车道向反方向行驶。

这时我看到 4 个车道的车飞速的向我的车冲来……

当意识到危险时，我旁边的同修闭着眼睛，抱着脑袋，捂着耳朵大声的喊。开始我不知道她喊什么，其实我是想知道她要我怎么做，因为当时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控制方向盘了。当我听到她在喊“法轮大法好！”时，我的心突然好像静止了，一瞬间空气好像凝固了。这时我发现我的方向盘不是我在控制了，在反方向的行驶中，车辆在我面前呼呼的飞过……

我在第一个车道上反方向行驶，两辆小车避开了，第二车道的大卡车冲过来了，所有的车到快要撞上的一瞬间突然又绕开了。就这样我的车越过了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最后行驶在中间的紧急区，这时我才想起，我可以刹车了。在高速上的紧急区停着我们这一辆反方向的车。

这时同修停止了呼叫，睁开了眼睛，松开了捂着耳朵的双手。看车停了，激动的喊了一句：“感谢师父！”她激动的捂着脸哭起来了。我赶紧对她说：“我们先别哭，看看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反方向停在高速上，我们怎么回去呢？”

几分钟后，拖车的来了。小心翼翼地打开我们的车门问：“你们还好吗？”我说：“没事，活着。”他惊讶的问：“你们是怎么开到这边来的？”我说：“给别的车撞到这边来了。”看我们的车头一点都没损坏，不需要拖车，他就要我报警了。几分钟后，警察来了，还是吃惊的问我：“你是怎么开到这边来的？”当他把警车调派来封路给我们掉头时，另一名警察瞪大眼睛说：“她们居然没事？车也没事？”

很快，警察也把撞我们的那辆工程车找到了，他们看到我们都没事，也很惊讶，双手合十不停的给我们道歉。

我们心中在不停地叩谢师父！回到办公室同修和我到师父的法像前拜谢师父，泪流满面……我们继续约客户晚上见！正念正行！唯有做得更好以报师恩！！

2) 走好师父安排之路

我 02 年底得法，03 年有幸成为多伦多大纪元的一名社区记者，我先生（同修）在帮助我整理报道的过程中，也成为了一名记者，后来他比我进步快，还成为了编辑。随着形势的发展，多伦多大纪元急需一名全职

（指法庭）已经承认这是一个非常真实和重要的案子，他们对这点表述的绝对清楚，法庭希望“‘诉江案’走下去。”A 律师接着说：“我们的立场是不应该允许酷刑成为豁免法的一部分，这是关键的一点”。A 律师态度转变和案情的突破，再一次见证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徒恩〉）的神奇展现。A 律师和 B 律师的创新提案正是大法弟子的正念加持，是师尊为帮他们开启智慧的展现。

四、大法弟子在“诉江”过程中整体升华

在高原门前讲真相小组长期坚守的同修大多数是 60—80 多岁的老年同修，家住得远，绝大多数不会英语，数年如一日，踏踏实实每天做三件事，正念十足的清理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因素，学法一发正念一炼功一发资料和征签，挂横幅。经常面对中领馆特务拍照骚扰。大家以苦为乐，无怨无悔。郭同修 85 岁了，三年多的时间从没缺席，每天背着资料来，扛横幅，摆展板，发资料，动作利索，走路生风，满头白发也渐渐变黑了。有人对他说：“你做事

就像年轻人。她笑眯眯的说：“师父给的。”她虽然没进过校门，可他每天都能读《转法轮》和新经文。家住蓝山附近的刘同修每天早上 5 点出发，坐汽车又转火车单程在路上要 2 个多小时，她每天先在景点讲真相几个小时，十一点以后坚持来高原发正念，大家问她累不累，她乐哈哈的说：“不累。修炼人累点苦点是好事。”她家和她在的景点讲真相的休息椅子上开过许多优昙婆罗花。有一次，有位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我们几个老年同修在那发正念时，惊奇的告诉大家：她（他）们全身都是闪金光。在高原门前几年的正法修炼中，大家都得到了心灵的净化，在法理上大大的提高上来了。

2010 年 6 月 28 日是法庭将对“诉江案”作终审开庭的日子。我们在悉尼大学法会通知同修，一位刚从大陆闯出来的同修，发现大部分学员不大重视，有些冷漠，心情沉重的说：我们在大陆对“诉江案”非常重视的，一直在坚持发正念支持，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

从师父的讲法中我们知道：我们的个人观念都要放一放，纯正的思想力量很

一位女士在我们这里学了三天动功，带走一套大法书《转法论》、《大圆满法》和五套功法音乐光盘等。

三、坚持上诉，替天行道

由江鬼一手挑起的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已有 11 年了。师尊在《向世间转轮》中法定：“那个世上的人中败类，当然更是嫉妒的心血冲头、一意孤行，正好与共产邪灵相合，不但与大法为敌，而且在迫害中极尽了迫害所能，迫害死与伤残了众多走在神路上的、历史久远就定下的大法徒，几千万人被用各种方式迫害，一亿人的正信被镇压。这万古大罪，这恶贯满穹宇的大罪，使众大穹一切神都震怒了！”我们悟到都应由邪恶总代表的人中败类江鬼及几个元凶承担。我们必须坚持上诉，替天行道。我们“诉江案”讲真相小组同修每天坚守在高院前高密度发正念，正念解体另外空间干扰法庭和律师的各种邪魔烂鬼黑手，解体澳洲政府对江鬼的一切豁免，请求师父帮助开启我方律师的智慧。我们找机会进一步给律师讲真相。2009 年 7 月的一天，我们约见到代理律师 A，他问我们为什么还要坚持打下去？

当时我们回答他说：我们觉得正义没得到伸张，法律是伸张正义的，给罪犯豁免权等于是承认这场迫害，支持中共迫害法轮功继续下去。我们认为酷刑是错误的。这个案子应该有办法打下去。他当时若有所思，答应我们说，他同他的一个朋友大律师 B 商量一下，可能他有好的办法。

2009 年 10 月 28 日，法院上诉庭例行聆讯“诉江案”后，A 律师显得很乐观，对案件的进展充满信心，在法庭外与我们交谈了二十分钟说，我们现在在做的是，叫我们的法庭不照传统案例法去判，不去参照那些很有威望的法庭和大律师以前的做法。如果成功的话，就是在开创一个先例，一个澳洲前所未有的案例。理由很简单：酷刑是错的！（Torture is wrong!）并告诉我们再请两位律师做助手。

2009 年 12 月 17 日，“诉江案”在高等法院上诉庭再次开庭。法庭在聆讯中宣布：受理原告反对澳洲政府干预“诉江案”的上诉，并决定将上诉的合法性和上诉本身的审理合在一起同时进行。聆讯结束后，A 律师充满信心的对我们说“他们

的记者，我想我在常人中的工作收入应该可以支付全家的开支，我们商量后，先生说只要我不乱花钱，我们肯定能维持生活，我就下决心说，我一定能做到不乱花钱。这样就决定让先生辞去常人的工作而做大纪元的全职记者。谁知后来在金融风暴的影响下，我常人工作的公司也倒闭了。当时我觉得很高兴，我终于有理由也全职做大纪元了，我就开始走上做广告销售之路。

当时只想着师父说的“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一定会成为主流媒体的。（鼓掌）不但成为主流媒体，将来是世界第一大媒体，（鼓掌）其实你们办的报纸架子已经是了。”（《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并相信在大纪元做销售是得到了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因为我不当家，所以也不知道究竟家里是否够开支，我想如果两人都没收入，了不起到时卖车或卖房子也能撑一段时间。现在一年下来了，我不但不用卖车、卖房，上星期还换了一辆新车。

我刚到大纪元上班时，在我们办公室能坚持着全职做广告销售的同修，都是经过了一番艰苦的磨练，留下来的都是做了三年以上的。

而我们又基本都在做着西人的广告市场。看着我一个人在做着华人市场，他们也在努力的帮助我，但好像作用也不大。当自己撑着做华人市场做了大半年，今年的四月份，眼看做不下去时，来了一名在国内有销售经验的同修，在她的带动下，我们成立了一个华人销售团队。在华人市场有了一个很大的突破，团队 6 人拧成一股绳合作不到三个月，我们就达到了可以养活自己的目标了。我们真正体悟到了师父说的：“然后哪，经营的越来越好的时候，那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全是正常运作的企业，可以养的了报纸、养的了参与的人，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前几年我说，那是个目标，现在说，这是可行的。”（《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

当我们做得正红火时，出现了这场车祸考验，当时坐在我车上的那位同修，就是我们华人广告小组的协调人。车停下来后，她的第一句话是：“感谢师父！”第二句话是：“邪恶多害怕啊，说明我们做对了。”

3) 修好自己 以报师恩

我们华人广告小组刚成立三个月，已做出了很大的突破。救人是我们的基点，

针对华人做广告的过程，就是一个讲真相的过程。我们悟到：作为一个团队只有配合好，力量就势不可挡。

神奇车祸发生后，我把经历在多伦多大组与大家交流后，得到了很多同修在法理上与我们的真诚交流，同修的反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一位同修说：“常人都有句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们修炼人有师父保护，是我们的大福，而你们正念闯过来了，干好华人市场必成。但发生什么事都不是偶然的，也要好好向内找，修好自己，绝不给邪恶钻空子。”

每当我过心性关时，我就会问自己：师父把我保护下来，不是让我继续来保留我的执着，而是让我多救人，把自己修得更好。

由于自己参与的项目较多，而个性又是急性子，属于师父说的那种“一说就炸”的人。所以在工作中就会有冲突和摩擦。同修为了避免我“炸”，给我提意见也是很婉转的。一位同修是这样跟我说的：“你跟你先生的性格真的是相反，他很温柔、耐心、稳重……。”我就得想这些赞美词的反义词是什么，尽量地向内找。

有位同修更是智慧的说：“真羡慕你们家先生找到你这么个媳妇，可以修那么高。”有时想想同修的苦心帮助，我就感动不已。

一次和同修 A 去见一个房地产经纪商，出来后，同修 A 善意的给我提了一些意见，从我的坐姿到我的谈吐。同修还没讲完，我就已经忍不住了，然后大声说：“你有完没完，你以为你就对吗？你刚从大陆出来，什么都不懂，你刚才说我的那些都是党文化。”我就又把她刚才的话数落了她一番，可贵的是，同修一点也不反驳，最后她说了一句：“可能我的党文化还是挺重的，我得好好回去认真读一遍《解体党文化》才行。”我后来想起都很惭愧。

第二天跟另一位同修 B 去见一个客户，这次成功的签了合同。出来后，以为她会表扬我，谁知她也是跟同修 A 一样说了我哪里做的不对，哪句话不该说，我开始心里还挺不平衡的，这次我不说她是党文化了，但心里觉得她是新学员，所以还是不服的说：“单都签了，你怎么还有这么多意见？”但当看到同修那份真正为我好的心，我感动了，对她说：“我一定下决心改。”同修

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敦促澳州政府停止签发豁免被告的“证书”等。我们不去执着结果，我们把“诉江”的过程作为正法修炼和救度众生的过程，因此，一个助师正法、做好三件事的正念修炼场所在高院门前开创出来了。

二、法院门前救众生

师父在 2006 年《曼哈顿讲法》中明示我们：“那么个人的修炼就只是作为一个大法弟子的必备基础了，助师与救度众生、证实法才是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真正目的地，才能兑现史前的誓约。”我们在高院门前，我们一年四季，风雨无阻，一方面我们展示大法的神圣与美好，让律师、法官等上流社会以及过往民众听到大法音乐的神圣旋律，接触到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友善；另一方面，我们向过往各界民众讲真相，正念救度有缘人。三年多，有许多众生被救度。还留下了无数的感人故事。有的人为我们送来高档面包，许多人为我们去教堂祈祷，祝我们胜利。非常多的人表示要义务帮助我们。例如 2009 年 9 月的一个下午，一位中年男律师走到我们身边坐下来：你们在这里坚持很长时间了，我很同情你

们，愿意免费帮助你们。但我又不是人权律师，我可以找我朋友帮助你们。有的是美国来的律师也表示愿意帮助我们。有一次，一位国际人权律师了解真相后表示要来帮助我们，有位从联合国来办事的律师表示给法院打电话帮助我们。还有许多人要为我们捐款……

有一次，一位工党议员来我们这里了解真相后对我们说：坚持下去，会有希望的。有一天，从悉尼律师楼里走来两位年轻律师看了真相资料后对我们说：坚持下去，法庭会改变主意的。在高院的工作人员有很多来我们这里了解真相的，他们有的对我们说：你们坚持下去，一定会胜利的。还有的对我们说：你们在这里讲真相，很了不起，现在法庭已经在重视你们的案子了。还有一次，一位中年白领人士过来我们这里了解真相后说：“我看了你们的真相资料，你们很了不起，我要把你们的征签表发给我四十个同事征签，祝你们成功……”

在高院门前，我们发了十几万份真相资料，收到一万多份征签支持信，为过往华人劝退了（退出邪党组织）不少，还有十几位在这里得法修炼的。墨尔本来的

告”等特大新闻。

自从 2004 年 9 月 15 日立案到 2010 年 6 月 28 日的法庭最后一次的独立终审，风风雨雨，经历了近 6 年的坎坷与魔炼，许多各阶层世人明白了真相。

一、悉尼纽省高等法院门前证实法的修炼场的建立

据 2004 年 11 月 15 日《澳洲人报》披露：“自《诉江案》立案以来，中共外派官员曾多次亲自前往堪培拉的外交贸易部，上下施压，通过经济、外交等各种途径给澳洲政府施压，企图取消本案”。2007 年 4 月 7 日，澳洲外交部长屈从中共的压力，滥用特权签发了豁免被告中共官员的“证书”。理由是被指控侵犯民权的是中共官员和国家机关享有豁免权。于是我们悉尼大法弟子几个老年同修开始了在高院门前打横幅抗议。因为我们澳洲学员很多人起初对本案重视不够，正念之场没有形成整体，被邪魔钻了空子，因而澳洲律政部长介入本案行政干预法庭。2008 年 11 月 14 日，法庭在律政部长干预下判决江鬼等被告初审法庭豁免。

接到此判决后，我们当即告诉代理律师 A 先生说：我不服判决，要求上诉。当

时 A 律师很沮丧，他对我们说：这个案子没办法再打下去了。他表示最近也很忙的，可能再也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帮助了。当时我们的心情很沉重。因为立案以来已经有两位律师放弃了对我们的帮助。怎么办？我们静心学法。师父在零七年《美国首都讲法》中明示道：

“正法中无论怎么惊险，结果是必然的，所以我对这个不太注重，因为它是必然成的。我最珍惜的是过程。”我们通过学法交流，悟到不把希望寄托在常人律师身上，要向内找，一方面是我们执着追求案情结果的人心障碍；另一方面我们讲真相的深度和广度没达到正法要求，整体配合也不到位。对修炼者，证实法，救度众生的决心是不能动摇的。我们要继续用法律寻求正义，用我们大法弟子修出的大善大忍之心窒息邪恶，广泛救度众生。于是，我们就在纽省高院门前拉起了“法轮大法”、“法办江鬼‘610办’、罗干”等多幅横幅；摆放江鬼迫害法轮功的“酷刑展版”，派发《九评》；派发介绍法轮大法美好的真相资料；派发给澳洲议员、律师及民众的征签信；劝“三退”等，呼吁世人共同

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样的，下次一定不能再犯这种毛病了，大家都不容易，我们一起好好干。”看着比我小好几岁的同修像慈母教育孩子一样的待我，我感动得流下了泪。

4) 面对考验 信师信法

常常是在我做得有难度，或者受到什么挫折时，常人工作的引诱也就接踵而来。有一次当我跟同修过着心性关，感觉到我可能无法再在大纪元做销售时，我曾经做了十几年的常人专业工作，有一家公司给我提供了录用通知。他们早上 9 点通知我，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考虑，要我在 10 点给他们答复，如果应聘的话，下午 2 点就开始上班。一个小时就要做出去留的决定，我就想也不想就直接问我先生了，他也想都不想就说一句：

“你还是在大法弟子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吧。”

我高兴的回到大纪元办公室后，有点得意的把我放弃应聘常人工作的经历告诉了大家，以为大家会说我了不起，谁知同修对我说：“那算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啦。还有很多次的呢。有常人工作来诱惑你，就说明你还不够坚定，心不稳，才会有考验。”我

就对自己说：行，我要稳住心，坚持走做华人广告的销售之路。自那以后，真没常人工作找我了。

六月是我约见客户最多的时期，9 号发生车祸后，在纽约新唐人工作的女儿，在电话里听了我的故事后，激动的说：“如果不是师父保护，我见不到妈妈了。你开车还是小心点吧。”车祸后的那几天，我一上高速就开始有点害怕，在高速行驶中听到一点动静都会整个人跳起来。我知道是在要我去掉怕心。但我还是开着那个给撞坏车门而还能开的车义无反顾地去见客户。怕心去掉后，客户一个一个的约见，合同一张一张的出，刚过去的 6 月份，是多伦多大纪元销售额打破历史记录的一个月，也是我收入最高的一个月。

一个客户听我讲车祸经历，当我跟他讲到，出事时我们喊“法轮大法好”和“师父救我”，他眼泪都流下了。之后他要我给他看《转法轮》。还跟我说已把明报的广告撤了，星岛的到期也不做了，只做大纪元了。然后给了我一张半年合同的支票。

一位老年同修对我说，她有一位在青岛的 92 岁的姐

姐，之前怎么说都不肯退党，她给她说了我的神奇车祸的故事，听完后马上退了。

跟我一起经历了这次神奇车祸的同修，给她以前的房东讲述了整个故事后，她主动的问：“你能帮我做‘三退’吗？”

5) 扩大容量 善待同修

由于不同的因缘关系，同修之间有时也会有谁看不惯谁的时候，有愿意跟谁而不愿意跟谁合作的想法，所以合作中就会有摩擦。有一次我问一位同修说：“为什么某某同修看到你就笑得像朵花，看到我就像个苦瓜？”同修说：“可能你哪辈子给她吃了太多苦瓜，而我可能那辈子给她送了很多花。”虽然好像是笑话，但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明白是这种关系后，我看到不同的同修我都会去努力做一朵花。我们这个小整体就是在不断的组合中磨合，现在我们只要有客户，不管多小，也不管多远，我们都会互相组合着一起去谈。就算是一个\$30的小分类广告，我们都是穿着西装革履，提着电脑去见顾客的。

因为在做着其它项目协调过程中，自己养成了一种自以为是和爱指挥别人的毛

病，之前同修都让着我，经过这次车祸后，我对自己说：“什么都是师父给的，自己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

而当真正要面对考验时，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有一次同修C在讲电话，我看他有点说不清楚，我就想接过他的电话替他讲。同修没有把电话给我，而是讲完后放下电话，在大家面前严肃的对我说：“你知道你这样的做法是非常没礼貌的吗？”（以前这位同修对我可客气了）我正想解释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另一位同修D也噤里啪啦的说我哪一次哪一次是怎么打断别人的谈话，怎么的不礼貌。这时我开始受不了了，觉得你们要合起来斗我来了。我强忍着，一直不出声，我知道是师父给我机会扩大自己的容量，去掉那些不好的东西。

后来这两位同修晚上都打电话来给我道歉，说他们不该那种态度待我。我心里很感动，但嘴上还是说：“我还在过关呢，你们就不能给我多点时间消消气吗？”他们都笑了，第二天我们又合作如初了。

6) 珍惜这一份世界上最好的工作

如果现在你问我们销售

部的同修，为什么你会做大纪元的销售，相信他们都会回答你说“因为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大纪元销售这个工作，好处说不尽。每天都要接触很多的人，每天要打很多的电话，我们接触人就是在救人；集体学法炼功，早上学英文《转法轮》，下班后学中文《转法轮》。还有一个特点，如果是参加大法活动，都不用请假，社长、经理比你跑的都快；如果要参与其它项目的工作，也不会受批评，最多提醒一下要平衡好；如果要参与神韵售票，跟部门经理说一声随时都可以走。后来的我发现，我的票卖得越好的时候，我的广告也做得越好，我参与其它项目的工作也会做的好。

还有，在给客人介绍大纪元时，同时也介绍神韵晚会并卖票；还可以讲大纪元三退的信息，并给客户做大纪元盈利，也养活了自己。

最后以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的一段讲法与大家共勉：

“别管现在是什么时候、迫害什么时候结束，就只管去做。真结束了大家都后悔。没做完之前，没到法正人间之前，大家只管去

做，救人中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尽量的把事情做的越好越好，成就的是你们——大法弟子。”

（2010年华盛顿DC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诉江案”在正法中起到救度众生的更大作用

章翠英

因为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忍，我于2000年去中国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邪党非法监禁、酷刑折磨了8个月。从那黑监狱出来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先后去了西班牙、阿根廷等十几个国家起诉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邪党恶首江鬼等元凶。2004年9月15日是江鬼任职的最后一天，我们向澳洲纽省高等法庭递送诉状，状告江鬼和中共邪党“610办公室”。我们只想用法律手段来讲清真相，唤醒中国民众，救度世人。当天法庭受理了我的起诉。接着我们向澳洲中英文媒体开了新闻发布会，十家中英文媒体纷纷报导了“诉江案”新闻。《澳洲新报》、《星岛日报》几家亲共中文媒体及英文媒体都在头版刊登了“法轮功学员起诉江鬼”、“江鬼在澳洲成了第一被